溫州經籍志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七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葉氏幼學雪坡集半山藏槀

佚

王叔果序雪坡葉先生博學好古隱居授徒用薦辟起家爲翰林院待詔以纂修功晉侍書尋引年乞歸其遭遇誠奇矣余與先生同里閈髫年聞先生名私心嚮慕之顧未獲操几杖聆謦欬也頃就先生季子思舜得先生所箸雪堂訓義及詩文存稿讀之則慄然興思曰先生所造就所蘊負恢奇有若茲者其遭遇豈偶然哉葢先生邃於經學旁通百

家究極精微而歸於實際故其發爲詩文力追作者如布帛菽粟咀之有味服之無斁賤物理而關世風就其大者論之見弼贊之猷焉見出處之經焉見交際之恪焉見規儆之切焉見經濟之畧焉見素履之貞焉文與道俱學由心得非徒藻繪爲工勦襲爲富漫焉隨世而譁詡者矣笇蘤明經制稱博雅曠遭稽古之榮不負求志之學庶幾古君子之流亞歟余三復遺編重有感於先生始終之際而欲致夫名實之核漫綴鄙言庶幾後世有知于雲者半山藏稾

明史選舉志三嘉靖中永嘉儒士葉幼學以薦授翰林院待詔

朱氏文翰墨溪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佚

葉氏聰九斗山人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佚

兩京挹勝稾甌乘補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無兩京二字

佚

日鈔稾甌乘補十二

佚

林氏彥拙齋集東甌續集八

佚

東甌續集八林彥字性斐號拙齋瑞安人有拙齋集行于世

案東甌續集載彥詩有贈趙東山用朱濤南韻一篇蓋弘治正德間人也

林氏亭吸川子稿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八林亭字性端號吸川子瑞安人邑庠生

陳氏 祐 石崖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〇嘉慶瑞安縣志九集作稿

佚

嘉慶瑞安縣志七弘治丁巳歲貢陳祐

董氏 紵 省齋吟稿 羅陽詩始一

佚

案董廩生紵雍正泰順縣志隱逸傳有傳

林氏 天爵 滄浪集 東甌續集七

佚

東甌續集七林天爵號樂善平陽宋步入文非曾孫有滄浪集藏於家

案樂善林處士天爵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方氏 韶學 西堂稿

三十二卷

佚

淸頴一源集二陳挺書西堂會稾後詩注西堂會稾凡三十二卷方盛士繼學署也其近體詩二卷門人中白王先生爲之先𤔡諸梓

胡氏晁松亭吟稿志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胡氏鍧懷竹軒稿嘉慶瑞安縣志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稿作集

佚

東甌詩存十九胡鍧瑞安人弘治間徵辟

嘉慶瑞安縣志七明薦辟胡鍧徵直文華殿　九松亭吟稿胡晁撰懷竹軒稿胡鍧撰胡欒園濬曰吾家世居豐湖先鴻臚疑誤公有松亭吟稿翁莊公有懷竹軒稿

案胡晟胡鍔事蹟並無攷以瑞安縣志經籍門所引胡濬語推之晟蓋鍔之尊行故並坿於此

陳氏璿看山憩稿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璿字大喆號古崖所著有看山憩稿

陳氏鏹方塘遺稿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鏹字明選號方塘所著有方塘遺稿

陳氏瑤草堂吟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瑤字大輝號草堂著有草堂吟

王氏澂文江集

未見

項喬書後文江集者喬同年羅遜夫集予師王子揚先生令文江時所作也先生舉業足以早發甲科而晚方登第詞章足以晉儲翰苑而出令外邑其才行足以穩步天衢而其時爲舅氏張羅山在内閣且先生體貌端莊似負氣岸又疾惡過嚴不相知厚者類以其入銓曹陟祭酒似藉羅翁得之者喬不暇別論姑以其令文江徵之斯集者槩觀之其爲政能鋤強擊暴而吏畏民懷能剸劇理繁而風清弊絕能篤好古道而不妨時務能修舉廢墜而不蠹民財能不避嫌疑而無玷名節能不急科督而不緩國征能不邇聲色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說三歲之間率多鳴琴談道以度白日故其漫興巧思所至逸發不覺其文之成集者如此閒讀一二詩詞清飄雅逸似絕無纖毫煙火塵埃之氣一若有仙風道骨者嗚呼此其人豈可使久在人下者哉桂見山閣老識其賢

薦而進之而羅翁素知所畏敬亦樂與相親及其入朝於羅翁商榷國事言不易發發必中機宜而多有調和夾正之力人不之知先生亦不示人也喬與羅翁猶子令令東鄉張純者俱從先生游獨知先生有益於羅山而功名才行一時或反爲羅山勢位所蔽益是則可慨耳然先生素有希聖之志又得與陽明高第徐公曰仁朱公守忠蔡公希顏高公汝白應公邦升及與王定齋許杞山諸公素相友善切磨宜其翺諸中而彪諸外自有不可掩之實也先生同年東沙張公惟靜極見器重於先生先生逝且久而東沙歷顯仕常寄聲其子太學生王叔懋盡取先生諸作欲梓之以傳而屢索不獲喬遷文江恐此集亦或易於埋沒也因取其板至廣東欲藏之以歸時掌吉水縣節推劉先生修己亦珍重人物而雅好詩文者謂先生遺愛在人者日深不若留之使吏民永見甘棠也因刷百餘本而還之姑書此於卷末以見先生文之有本也

如此豁文之品格與觀文而有得與否則達夫兄已道之矣予豈能復贅一辭哉達夫乃先生塲屋所取士亦足以見先生眞目云（錄東甌二）

案鶴山王祭酒激參議激弟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豐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文江集據項願東跋蓋祭酒令吉水時所作詩文門人羅文恭洪先爲編輯刊行者（文恭字達夫吉水人傳見明史二百八十）三文江即吉文水在吉水縣東北十里故集以爲名其書今未見傳本永豐王氏錄本鶴山集所存文在吉水作者居其半詩雖多不署年月然可攷者亦十餘首蓋鶴山子叔懋編錄時此冊已全收入矣

鶴山詩文

二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三東甌詩存二十作鶴山集）

存（永嘉王氏家藏鈔本　匡學齋藏傳鈔本）

鶴山先生者永嘉王子揚氏也少負奇質于書無所不讀方頭禾角也面驂鶱秋林傲睨守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發解有司已乃五經春官眾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士諸閣部元僚以至俊髦新進咸勤色相慶曰王生其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所以求乎激平生無汎交若殷近夫朱守忠許台仲高汝白應邦升則所嘗與出沛腑者也自餘蓋指不多屈矣今眾中望見若子殆不敢當自是數相過從與所未至而恤山令青永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于有雙[illegible]王氏以佐炊貸又盡捐衣服器用畀之曰為不足君所非以相涸也已余守南畿費數以尺牘相勞苦且曰濟金已饑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高第擢天官郎欲引與俱北余固謝非顛輒復推轂為江西提學副使余恃盛年勁氣銳于舉職顧多所批纏遂以

爲姤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也奏黃鐘者無殺節馳千里者無安行亦行予之志而已余蹶而復奮期以不負知己而公遂不祿矣嗚呼罕生逝而國予悲鍾期死而牙絃絕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宣尼疾無稱於沒世穆叔談三立爲不朽公之偉義躓蹶旣不得長生範世而玄言懿撰猶往往流于人間輒而傳之非吾後死者之責哉不然又何稱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於令子叔懋披誦久之葢存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爲白衣而所與游者非尊貴人則海內名流也此其風槩豈易哉暨其解褐涉膴處要豈其不宜而謂有因緣於寵辱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爲芻狗以生死爲幻化以富貴爲牢籠以山林爲樂國彼岸先登緇塵不染視彼娖娖名利據腐鼠以嚇鳳上舐痔而多車者何如哉公嘗自言曰鶴山之勝煙霞在戶松栝流蔭於尊前鶯燕弄聲於几上繁花雜卉四時不歇游斯息斯可以忘老每下第歸則倒橐中金買

鶴揚州以歸耆頸報至乃翁未之見也輒曰吾兒又戴鶴來乎故自號白鶴山人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干篇文若干篇要之體物陳方舒音通意非刻骨雕肝與驅駟長雄者比也覽者當自得之公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祭酒明州張時徹撰

案永嘉王氏餘本鶴山集上卷凡文四十一篇下卷詩九十五篇詩餘六篇卷數與千頃堂書目所載鶴山詩文同或即一書卷首有張時徹敘云得遺稿於祭酒子藩存者半而佚者半今本又有佚奪故東甌詩存二十所選祭酒詩凡二十六篇其見此集者惟十篇蓋已非明時舊本矣祭酒之學私淑陽明又與姚江高第徐愛蔡宗兗朱節諸人游此集所存徐古眞先生記即爲愛父作愛之卒也又哭之以詩深致悼惜其愛楷先生傳讚亦自謂平生師友皆在越蓋其平生篤於講學如此其中襍

文雖格律未高而析理精眇卓然儒者之作羅念菴張東沙諸人相踵編錄非偶然也

李氏題臺南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二

佚

案李大理題雍正浙江通志武功傳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淸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鄭氏文夫東江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北游漫咏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咏作稿

佚

案鄭舉人文夫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有傳

侯氏廷訓筆山小稿千頃堂書目二十二

佚

侯一元先僉事公行略先君所著有筆山小稿爲文務在根據理道剗切世務平正暢達往往臻其妙董公天錫序之曰侯君之文正直忠厚脫去一種效顰學步之陋習有昌黎風殆未易爲俗人言也（二谷山人集九）

陳氏（猷）困學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二○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困並作田）

佚

道光樂清縣志八陳瑋長子猷號順齋文行卓越年二十領正德丙子鄉薦明經有師法學者多從之未仕卒

葉氏（式）瑞峯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二○乾隆永嘉縣志題葉適誤）

佚

案瑞峯葉副使式道光溫州府志官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續傳並有傳瑞峯集今無傳本國史經籍志五有葉石瑞峯稿一

卷石式音近疑即瑞峯集也

項氏喬甌東私錄

十卷

存 瑞安項氏藏明刊本 遜學齋藏鈔本

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固學者不能無也予學未能文然見能文者必譏之閒有見其或減換字樣棘口聱牙使人不能句或談天雕龍弄花說鳥於義理無所當或千篇一律惟依樣而畫胡蘆或一篇一套惟專事輪轅之飾則又不敢以爲是也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故凡有撰述惟求達自家意志而已若以規格繩之則舛錯多矣又不自見而必錄之則以內有一二得意處亦或可訓兒曹焉耳初在漳南上杭已刻過半今續刻于五羊官署篇章多寡不倫卷帙先後互異如襍著一篇則尤敝帚而千金者總其目三百六十三條難以訂成一卷

即欲以類相從分為上下則舊刻業已成矣故不得已分為內外篇其外篇附之八卷家訓之後以八卷篇數頗少與諸卷不同乃附之非以其中事理眞有內外之別也且所籌漩悟旋書原無倫次甚不當予心若類附而改梓之則在兒曹而已初刻窗友張滄江純校正于蘇常聯艇之時續刻校正于張君天敘傅君陽明林君章三教諭而張君天敘規正處最多不直魚魯豕亥之更定而已此皆不可以不書者因并記其原于錄後云嘉靖辛亥秋七月望前二日永嘉九曲山人項喬書于嶺南退省亭

甌東私錄記原

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唯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萬物皆備於我為大人之所以為　亦不失乎此焉耳

記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唯盡人　贊化育而參天地然後
爲能盡　者盡其心也此天下至誠之理　甌東
先生項氏其殆若人之徒與先生之學以存誠爲主本早年汎濫百家
已盡弃去潛心於德性而刊落其枝葉醕如也閒嘗示余私錄十冊余
得之復而卒業焉不覺歎曰先生之所蘊一至是乎詳哉其言之也可
以見天人之際矣可以見性命之微矣可以見義利之辨矣可以見禮
樂之原矣可以見天下國家之　矣可以見天地鬼神之奥矣今海內
州之鄒東郭羅念菴毗陵　廣之黃泰泉
王靑蘿數君　先生所至往往切問而
見一善行罔不虛受而實踐　在人在我者故涵育并包淵
澄靜　吾心者不可窮而發之文章者不可禦槪乎其於辭浩乎
其爲氣而沛乎其於道也雖然先生之學夫豈徒言之哉嘉靖之初上

竿羅峯張公素知先生或謂稍通夙昔崇顯可立致先生不惟視若無有而又數勸以敬畏謙恭之言人多難之已而司憲於楚藩國弗靖無或言者先生　楚蹶群小質其言如蓍　者雖絲髮之微哉夫死生禍福之際亦大

誣逮詔獄瀕於危亾而一無所動　哉惟日皇皇如有所不足者亦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物不遂其生則於吾性有未盡則不能無忝於所生云耳此固先生之心也余嘗讀書至禹稷伊尹之謨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尹思天下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當是之時豈無一人之溺之飢與不被其澤者而三聖人必引而歸之已若是乎其　誦其言猶想見其心於　焉先生之心又何以異　始吾於先生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於先生

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意求之而不以文爲則恩

時嘉靖辛亥孟秋望後五日賜進士出身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奉勅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治生三洲李義壯稚大甫拜書

恆言不出戶而知天下者非載籍奚以哉蓋道以經明事由史著子書昌而道始析稗官顯而事交疑是故太玄假易以成體中說準經以遣辭於道弗尊而未畔也然時好益淺而僭竊深矣後世乃有援佛以脂儒者詎不出於疊屋下耶左氏國語司馬傳志固世史之良也而浮夸譎略之姍已不啖唐宋諸賢之吻魏蜀二史亦一代之成書而孰穢孰詬復不能逭乎千載嘖嘖之煩嗣是叢談漫語顧欲擅瑜瑕於曲筆誣斯人而誤後世豈不深可慨耶故曰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予晚得甌東先生所著私錄者肆閱其全而感焉固以贊其邃於學練於才精於識而貫於理矣夫錄卷凡十而群裁悉焉文之昭玄闡祕廣博而典則

以協䇿述之規者宗乎經也文之經經緯史窮辭極辨而不詭於聖人以求性理之流者原乎道也文之瑋麗而流暢以播韻語之芳者薄乎雅也建白文告宣上達下植良而芟稂以統治理之蹟者綜乎政也夫聖之謂作才之謂述錄具見焉先生蓋由署而郡而藩而臬由兩畿而閩而廣而徧於湘湖數歷且十餘年中遭左遷再阽危搆色不懾志彌勵而業愈工介石之節其可擬耶夫文章乃匡濟之器蕭臯爲鼎鉉之階而德義則極人倫之表也其運樞開泰樹鴻伐於海宇即吾人不爲徒學爾嘉靖辛亥臘月吉日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木政南海黃衷撰

案甌東私錄初刻本十卷第一卷至三卷爲詩文第四卷至八卷爲碑箸筆記第九卷十卷爲歷官公牘據自敘蓋甌東爲稿

建按察僉事時刻文集四冊於漳州題曰甌東稾略詳十二卷儒家類後遷廣東參政又於廣州補刻成十卷乃彙爲此本後又別刻私錄六卷於南雄則專編講學之語其詩文別爲文錄公牘別爲政錄今惟私錄六卷本尚有流傳文錄政錄則並未見賴此初刻本存其大概甌東學宗姚江而不流於狂禪故其講學頗多精語詩文則大都簡質不甚修飾篇幅其歷官文移雖足徵心治術然入之文集於體例頗傷煩冗不若分編三錄之允當也

甌東文錄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未見

徐氏謨東涯文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明舉人正德己卯徐祺字天錫賓應知縣生平孝友和易號東涯

王氏湖樗散稿千頃堂書目二十六○東甌詩存二十稿作集

佚

林氏謙元峯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二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永嘉縣學正德歲貢生林謙府經歷著元峯集

案林謙元峯集千頃堂書目誤作陳謙通志府縣志經籍門亦同惟府縣志選舉門所載不誤今正之

陳氏洽荆西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乾隆溫州府志十九作荆谿集

佚

甘露詩

一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陳洽高才博古入太學援承制甘露詩百律張文忠公稱賞之簪有荊西集

案陳選貢洽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董氏瑨布鼓集 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千頃堂書目十七董瑨布鼓集字仲石平陽人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正德歲貢董瑨刑部主事

章氏可象天遊子集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集作錄誤

佚

東甌詩集八章可象字九儀樂清人號天遊恭毅公之孫方伯玄應之

子年十五卽能詩未二十而卒人咸惜之

萬厤鴈山志四吳九儀號天遊子庠生布政長子

案章九儀鴈山志乾隆溫州府志並作吳九儀葢吳朝鳳復姓後追改也今仍依東甌詩集及萬厤府志作章從其朔也

鮑氏嘉蘊樗菴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吳氏宗孔濟偉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吳山人詩

四卷二谷山人近稿一

佚

侯一元序吳山人者鴈山人也徙居鹿城號鹿山少穎博學嘗爲舉子

業棄去獨以詩名台鴈間詩凡四卷五七言古近體絕句六言詩餘合若干首自其尊人千峯先生則爲詩冠吾鄉而宗杜故山人之詩亦似杜爲吾甌詩人大家云友人東越張子愛其詩將刻之而曰知山人者二谷子也必子序之嗟乎余何足知山人哉雖然余知山人之心又知古之君子之心又知友人張子之心夫古之君子所以名垂至今者豈不以言乎然而非得已也故或以美刺或以贈處或以陳戒或以揚詡其歸在宣已而喻人而非爲名高也而殉名者往往失之於是達士笑之曰與其得身後名何如當時一杯酒言名之無用也夫山人之心亦若是而已矣乃張子則必欲序而傳之者何哉殆亦有不得已者乎蓋井渫不食則行惻和璞不剖則刖且不息如山人之詩讀之犂然詩史接少陵六義遡三百篇而能不美之乎哉美斯愛愛斯傳固其理也且宇宙之人如彼其眾也而伯牙獨絕絃於鍾子揚雄乃有待於後世子

雲知人豈易乎若張子則可謂知山人抑余亦其次矣故古之人不斬知不能不知也不斬立言不能不立也不斬不朽不能朽也若山人者以德則不愧鄉賢之子以功則不仕而以言則富矣余懼觀者疑山人之斬知于後有若杜元凱之沈碑然者故序以釋之時萬厤戊寅菊月甲子二谷山人近稿一

侯一元章千峯墓表生宗孟先卒宗孔其行廉直詩清峭庶幾不媿先生者咸豐樂清縣志十六

案二谷吳山人詩序不著其名攷章千峯墓表載千峯二子長宗孟先卒則吳鹿山必千峯季子宗孔無疑舊府志縣志經籍門別載宗孔濟偉集與二谷所序詩集是否一書今無可攷謹並存之用竢覈定

林氏彬蚓竅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蚓竅集亭子彩撰

案林亭集川子稿前已著錄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高子彩

撰誤

朱氏守篤碧川漫吟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裒珍集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聚靈集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紀變集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侯一元朱孝子傳孝子者樂凊人名守篤字彥臣別號碧川幼有至性叔父石溪司教博平乃遠攜之官居半歲所忽一夕心動卽棄業馳歸至則父病垂絕子孫滿前問顧命皆不荅弟曰吾侯阿三阿三者彥臣行也旣前開目視之曰吾兒吾兒遂瞑自是孝子終其身語及輒號慟如初喪焉吁亦異矣哉養母林備甘旨每得一味必躬致之孝子知書以疾不成則一肆其力於詩吾樂先有兩詩翁一宗李蕩南朱公是也一宗杜千峯吳公是也傳蕩南公者朱川東傳吳者卽孝子不惟傳其詩并傳其字及其爲人盡似之故千峰公序孝子之詩云追眞子美獨探源頭亹然哉亹然哉孝子之季子子宁蓀謂余曰家世詩派自先曾祖西爽先祖侍菊皆有集先人則有碧川漫吟裒珍聚蠹紀變等集而傳先人者則仲兄子定也然則孝子固詩人已 二谷山人近稿五

許氏 失名 存齋集

十二卷二谷山人近稿二

佚

佚一元序外史氏曰嗟乎人子之於親也詎不至哉封樹深矣肸蠁邈矣則欲立其所言貌之榮名斯固無限之至情也長此安窮雖然亦訖之於力之所能而止矣存齋集十二卷太學許先生之所遺也先生余同年東華王君師也王君功烈光宇內蓋得之先生嘗涉江踰河往哭其師不見時貴聞者動色自正德間劉五清公來爲督學則稱許之文珠璣也嘉靖間萬五溪公繼之所奇浙士僅二人來生許生也無何菲泉取進士第二人而先生乃以久次入太學又不得官而遂卒雖然兩督學及東華皆一時名人而先生以爲師若所爲師卽微十二卷固不朽矣余自少從宦返舍卽辱先生爲忘年交先生之妹壻王果齋又余之婦兄也及余出仕倦而歸則先生果齋咸徂謝久矣一日先生之子

器甫君手先生是集一拜一泣欲余序而傳之斯非其孝歟顧子淵已逝伯魚伶俜又貧儒也當如斯集何哉器甫君曰吾之志則然旦夕對此則先君子洋洋乎存焉悲夫吾迺今日而知許先生之於不朽不死也蓋兼之矣序之俾他日仰河汾者無疑于郊時之言時萬厤癸未七月望後三日二谷山人近稿二

趙氏廷松倣帚集目二十三千頃堂書

佚

棨侯齋趙布政廷松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道光樂淸縣志名臣傳並有傳倣帚集今未見愼江文徵四十二載侯齋與張東沙書有臨別承命欲盡呈拙稿求教蜘蚓故吾無一當意謹以入蜀鄙言錄塵高覽云云其稱入蜀鄙言是否卽詩文稿之標目今無可攷謹坿識於此

張氏純思問集目千頃堂書二十三

佚

紀遇集目千頃堂書二十三

佚

東鄉集

一冊甌東私錄二〇千頃堂書目二十三無冊數

未見

項喬序東鄉集者予友滄江張純氏令東鄉時所集文稿也東鄉新設邑小事繁民窮易爲盜官其土者雖能吏日不暇給張子以六事治民獲上乃有餘力及翰墨如此可不謂難得耶初正德癸酉予與張子及玄谷周子感偕邑之諸生二百餘輩進試於提學徐公蕃徐已撥予三人溫庠矣時敎諭張先生邦穀特請改入永嘉縣庠旣而予以己卯周

以乙酉張以戊子相繼發科人遂稱教諭眞有鑑衡者顧予資地視二子頗後而登科登第視二子獨先周不祿張亦不第甲科予淬獨躋膴仕予文未猶人而周子之文酷似左傳若今集張子之文不礙於煩障則又酷似庖丁解牛遇大窾卻而游刃自有餘地者要皆發自情性因祿職守關係理法而不爲徒作者予愧矣予愧矣嘉靖己酉予由廣東參議將副憲河南而張子由東鄉入覲邂逅於蘇聯舟賦詩至淮安分袂未幾予乃以任北王人驟坐詔獄死且不測張衡復追逐觸景傷情如集中過天津有感東昌遠望徐州感懷七首實皆爲予發也張以予子文言室其女手錄一冊敎之予適又由河南陞廣東參政抵家披對前作不覺涕泣沾衣深幸天王之聖明乃獲得見此集也因令予子梓之且以見張子之饒爲東鄉令而不爲徒作有如此者雖然抑有本也張子雞山閣老婁姪也羅老炙火可熱之時渠無獻子之家不少作風

波于今世宜冰炭桀不入其胸中綽然制雞于牛刀游情于翰墨也因併序之見張子非獨能文之士云甌東私錄二

王氏僎鶴泉集八卷文瑞樓書目九○千頃堂書目二十三無卷數

闕永嘉王氏錄本

今之學士大夫曷嘗不貴夫吐辭潤世以彰遜信後也哉往往以情緯文鮮達其本君子無取焉若夫剽竊前人之糟粕以自矜飾究其胸中悾然無所得而又其最下者耳吾友鶴泉王子雅工文辭興至卽懸輒苦思終日不出戶雖甚寒暑不廢其爲儀制薦紳中爭邀致其著作至不能辭避自是雖有不廢益其性固有所不厭也然卒以是知名爲海內聞人雖然鶴泉豈徒爲文人者哉今其文具載集中篇各異趣人各殊贈總其大旨率不詭于聖人曾與予辨論亘知往復至再時時特出

新見其于陽明先生之學多所發明其作爲詩歌音節瀏亮渾然成一家言進之徐廸功何大復之場當不多讓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若鶴泉者謂之達本者非耶今其亾之七年予每悼念之不置數數形于夢寐今刪次其總序爲八卷屬方伯蔡山鄭君刻之成歸于其乃嗣禎祜二子二子泣再拜曰辱先生不寡于先人甚太惠也非先人意將若之何予曰唯唯否否第藏之家塾以識予不忘之忱仍以俾史乘續吾甌乾道之絕學者采焉時嘉靖丙辰冬十一月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同邑斗城孫昭撰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異地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粱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欷歔者久之曰嗟乎志士哉夫事未有不竟其志者也故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髫時從先大人留都巳聞宗伯甌

濱翁有令子其季卽鶴泉子也后六年則鶴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士又十年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末學亦獲茹連爲同年小友時從過家大人縱譚六藝揚推今古上下周秦漢魏江左李唐之際間請王子所安乃王子則欵愛好梁人空同先生之撰每爲余言史遷杜甫而下最高者空同于空同乎今之遷甫也其意津津然嚮慕範硎之然鶴泉子故清權日疲精於揣摩步趨之間靡間寒暑晝夜其爲人潔廉好脩期爲無訴訾人士無賢愚雅俗汲汲與交歡一時被容接者咸稱鶴泉子嵩今金玉追琢君子也以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余竊嗟傷之夫士絕甘忍耆內支柴柵怵心焦思壹志墳典豈不欲附離靑雲廁足藝文之囿聲施不朽哉而今轉盼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崛起海滋不安一曲慨然思企中州之豪迺其詠造溫醋整潔矩矱自命亦旣入室空同胥如其志矣今沒則未有表肯

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有路蓋後七年而値侍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敍傳之者又梁人賢豪搢紳也斯殆亦有神感哉令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相樂矣雖然鶴泉子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書交相勖以良知之學將師陽明遡象山以希周程之緒使天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人之業夫雕蟲篆刻又曷足稱于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可悲也已葢延州心許帶千金於丘墓巨卿寐感駐丹旐於素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以敦故存友與厲世風不其卲二谷山人集五作卲乎因卒業三歎而爲之序是歲十二月二十日賜進士出身順天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二谷山人侯一元撰

嗚呼此予友光祿少卿鶴泉王子之遺文也予何忍讀之而又何忍而不讀之鶴泉子予爲莫逆交自少有文名每與予論古文辭鑿鑿乎以史漢爲的若詩則惟宗盛唐餘非所向往覩當世作者自李空同何大

復康對山徐迪功數子之外一不入目惜乎天靳之年未見其止而所
遺僅若斯亦可以傳矣予同年侍御斗城孫子爲刻諸洛中予愧心藏
焉而未暇者若夫風流蘊藉傾動一時卽雖酸鹹異視者罔不一見醉
心樂有薰滌則又論世者之所其屬也君子曰斯文也其有德之言乎
督學函峰阮公特進之鄉賢聞者謂足以風世乃其伯子上部郎中中
白君則尤倜儻素有高誼詩若文率可傳人稱爲二難其二子嘉禎嘉
祜又皆純純雅飭敏而能文考祥者謂文定公之有後也昔孔北海賓
虎賁于座右尙謂蔡中郎之不亾矧珠玉纍纍出自胸臆者乎秋聲瑟
瑟夜光溶溶展卷兀坐爲之潸然出涕者久之嘉靖己未秋八月賜進
士出身朝議大夫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同郡年生吳朝鳳識
余嘗聞魏文帝與吳質書而悵然有感於友道云夫魏文之與陳徐應
劉友也悲其長逝繾綣興懷乃寓書于質蓋弗忘故舊之意耳且曰頃

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覩其姓名已爲鬼錄追念昔遊猶在心目而實湖
氿瀾不能自已嗚呼此伯牙之琴竟絶絃于鍾子而山陽之笛爰感賦
于向期也鶴泉集八卷故南京光祿少卿禾嘉王公所著其友侍御斗
城孫公之按河南也攜之行筍政暇時一展玩如覩顏面聞語藩臬諸
君子曰鶴泉子吾友也雅好古文詞篤志力學靡輟寒暑卒以苦心遘
疾年未五十而歿良可痛悼今其遺文固在盍梓之以傳于是方伯蔡
山鄭公會溪扈公乃柱爲倣廬屬有言以序之余披覽浹旬則見其詩
文諸體咸典則雅馴情志深而弗詭于道藹然有德之言竊惟人才之
在天下必本諸時與地然亦賴夫鄉先達之流風餘韻薰染漸摩而後
可以名世明興垂二百年列聖右文德教洋溢育養振作才儁輩出而
東嘉之爲郡也負山瞯海形勝聞于天下江海炳靈鍾爲彥哲是故道
德文章之士後先接踵不絶于時其最著若周恭叔鮑商霖劉元承元

禮皆走洛師程氏得其心傳而王忠文龜齡陳文節君舉葉文定正則
戴文端少望皆宗工鉅儒也其所辪梅溪止齋水心岷隱諸集海內攻
文者樂誦之所謂𢘆然一世之望非耶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鶴
泉子生逢景運復産獻邦而又有諸先達以爲之倡三者備矣宜其德
器完粹而斐然成章也使天假之以年造詣將益深以邃學問將益充
以大其所著述當不止是惜乎凌雲之木摧于震雷千里之車忽焉折
軸豈非命哉余嘗慕古之人篤于友誼者不以存亾異其心恤其家保
其妻子刊其文不使之湮沒其高風義槩天下仰之若吾斗城公葢其
人也詎不可以立世軌邪鶴泉子名健字偉純贈禮部尚書甌濱先生
之子起家戊戌進士永嘉之西山有鶴泉焉因取之以爲别號遂以名
其集云嘉靖二十有五年歲丙辰十月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山西提
刑按察司僉事致仕大梁李濂撰

右鶴泉遺集一冊永嘉王健偉純著按孫斗城侍御序嘗有八卷乃侍御按察時所刻今佚不見茲從張小磬假得永場王氏家譜中鈔出奏疏三首論一首表三首記贈序二十四首跋一首傳一首碑銘五首行狀一首祭文十首詩九十八首不過三卷之數葢譜牒所採勢不能多而且編排失次譌脫魯魚紛紛滿目然其文皆典則温潤不爲浮靡詭僻之詞古詩宗法選體近律亦可與七子抗行雖所傳不多亦足以知金鼎之味矣至論學恪守姚江而不至潰決志稱爲金玉君子非溢美也故亟錄其副而藏之時同治壬申十月四日止叟孫某跋於隱泉草堂仲父止庵先生跋

案鶴泉王少卿健文定公瓚子蔭麻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文集八卷孫御史昭刊於河南其本今未見永嘉王氏別有錄本一冊不分卷凡文四

十九篇詩九十八篇非其完書也

應制錄日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佚

張氏遜志齋修子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父爭敬敘吾兒遜志弗祿命也生奉勅命歿列祀鄉賢及遺文諸奠章南提學御史聞人君已編傳矣玆惟家庭紀聞內載上以選妃嬪廣儲嗣令公明本奏請公卽於是日夜齋心忽命子姪輩具香燭服束帶露禱於天遂寫疏上奏夫紀聞所錄雖非一事以選妃嬪廣儲嗣爲極大今日聖天子嗣續蕃衍國本永固誠吾兒所心願也張文忠集文稿一

張爭敬長兒中書遜志墓誌兒盡棄科舉業專讀五經旁及史書李杜韓柳詩文予見其送舅氏諸作皆類古情思深遠一日檢兒書籍有白

冊題曰家庭紀聞凡予與國家大議皆紀之而所論張延齡獄并大同事亦備載文意古雅皆史筆也兒卒年僅二十有四自號靜脩有靜脩子集行於世張文忠集文稿五

案張舍人遜志文忠公孚敬伯子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墓誌偁靜修所記錄有家庭紀聞一冊以集敘覈之蓋已編入集內今不復分別箸錄謹坿錄於此

張氏遜業鳴玉集

一卷天一閣書目四之二○千頃堂書目二十四無卷數

未見

天一閣書目四之二鳴玉集二卷刊本永嘉張遜業著松陽徐夢易校并序

使鄰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甌江集

二卷

侯一元太僕甌江張先生墓表君力學自少則爲初唐詩六朝文賦懷素行草咸酷似二谷山人近稿五

案甌江張寺丞遜業文忠公孚敬仲子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項氏文煥自貴軒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歸有光項思堯文集敘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敘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

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揚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震川集二

鶴鳴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二谷山人近稿九追和項爲齋曲池草堂詩六首其末章云憶昨驚鴻遊海頭湛淨灝氣隘寰州尙遺六律驚人語池上依然起白鷗注君有驚鴻集又送項伯紹調選京師詩云河東三鳳出羣才鴻羽驚摧世所哀君在四夔推第一黃金應自待燕臺注伯紹父爲齋君叔秀翁華林皆負俊才甌東私錄七母太男文煥文蔚文言爲齋出文蔚宜人婁氏壙誌孫文言爲師秀翁華林二人也君因遭詬所著有驚鴻集二谷所云爲齋遺詬不詳其事今無可攷

侯氏 元 少谷集

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五 明史藝文志四 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未見

二谷山人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 無山人二字今從明刊本

二十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明刊本不分卷

闕 遜學齋藏 明刊本

文尙先秦西漢舊矣豈非以其近古哉稽古者斷自唐虞三代典謨訓誥具有成法藝文氏之所折衷也秦漢文爾雅閎深樸厚雋永往往得於聲口故曰近古然即其言論其世準之帝王之精純懸矣此又何也百家殊方旨意攸分得其文未得其道也故得其道者文莫尙矣以余觀於二谷先生集文不在茲乎先生靈臯玄解家學淵源故發爲言也其氣渾其志遠其音希僩不求文而文妙天下至論時事有味哉斯言是在其中矣視諸秦漢雖無一語襲莫不知爲秦漢文就而一以道揆則未有能臻微言若斯者也吁至矣先生以斯文刻貲于舊備帝王精純夫既有試夫文章家宗賈董亦以道言之爾論者曰近綴近激迺予関未暇泼孜其時宜不若先生先生方際休明攄所學以致主成化郎

唐虞三代可幾也匪直文之古雅也然則過賈董遠矣體齋王應辰撰

侯季子曰余讀吾兄比部先生之文迺余心卑卑焉若未遊其藩覩其行則使余憮然而服膺惝然念己之不中若是則言純則行純師可不謂大備哉嗟伯牙遇鍾子而鼓琴郢人令匠石而揮斤卞和獻玉師曠調音知我者希所從來遠矣歷遡往牒若屈子離憂之篇司馬名山之藏歸文者百世然納忠乖乎中庸是非謬於聖人故學者非姬孔則莫爲程矣世之君子立言修身豈必蹈其位體其經步步趨趨然後謂之似哉期於隨象方員因形裁割規矩長短各有云設要在不失先民之意而已今耳目未曾之見類安習俗以爲任質而矯卓行剽掇六經而排漢秦則是書契旁結繩之約象辭殺卦畫之玄而誠之者終不可以自然余幸承父兄之誨距躍咫聞亦有日矣竊歎有味夫子之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余以是觀先生之文優之柔

之揆之度之自索之自得之而知其所以立言大較因事陳辭事極辭止不爲簽言故與之論治則事稽於上古言切乎當世其地滄僕而庄失俗其時穰飢而救民敝不出期會簿書而有禮義科指論人則進仁厚而退虛獝先忠孝而後雄豪差勢位而崇孤高辭義所加頑懦變易論文則上希六經下酌唐宋中迹漢秦諸子伯氏條貫畢肅要其歸趣咸不詭於聖人若隱約其辭玩之有餘博洽其文多而不厭取類玄而顯稱文直而婉樸而實邇近而實遠爾雅渾厚溫潤深潔迺若心之精微言之浩渺事之終始著之於文不隱不遁不猥不并施之則實核行之則有功所謂見之行事者非耶至其馴行出於天性則余嘗聞家庭言先生髫齔外傅聰明絕類授經知旨授者不能對其疑義年十三則遭先大人以言禮逮治先生煢煢數千里守闕上書達情天子已而先大人待罪泗上而御史復希旨詗以他事下獄先生即又上書剖闡自

列先大人徒以直道不容奈何用微文傷正直名言至痛哭而今冢宰
唐公時爲都御史得讎則大吠服持視排擠者曰有子如此庸可隙乎
久之竟白出先大人先大人正言直行蒙難數矣而先生常周旋竭力
求資去左右平時承顏滌瀡腆質具留閔之質屈則儼然先覺有志聖
業及仕法曹守仁平慮生者不恨死者不怨持己合謙謙君子儉約廉
潔則羔羊退食之節童年夙悟長而有進終買揚聲甘奇顯設兄無讓
焉我伯兄鳳山先生裒然競爽惟余小子無所似斯日邁月征所以興
慨也余既祗厲深惟入孝出弟而以其餘誦學文間亦持視諸先進君
子諸君子亦多過譽余者先大人以此一日命麟曰汝能文乎吾侯世
業儒以忠義顯先人行事多軼而弗載而吾與汝毋宜人祗節苦艱宜
人郎世亦未有傳也我甚恨之汝郎有述則毋忘吾所欲傳誌矣麟對
曰諾於是退而作侯氏大傳草創未成會遭大故追念先大人之命遂

巡未酬若有所墜失先生時在留都再疏乞養待報久之竟從訃歸至
則哀毀踰制葬祭以禮倚廬之暇旣整齊其家政小大譎如迺卽技游
論次先大人先宜人之行事視余小子余小子拜稽顙曰兄之事親仁
人矣哉不爲誣譽而家傳政齊略備麟異日者有以下報先大人矣夫
古今稱誦周公者以其論歌文武之德而通之禮樂也今先生嚴父於
盡神盡禮於致憂孝友於施政亮章於賦文庶幾哉可稱繼述斯善誦
法姬孔者已麟間炳燭之明不已猶有所詣迺先生則日出之時馴斯
以往人文其有興乎集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古詩逼漢魏近體酷似王
維其論洪大夫序中以故弗論而許大夫序文已余故并關其所行先
切於世者以俟躬行君子門谷山人一麟撰
叢傳叢序昔者孔子歎才之難而顏氏子自謂旣竭吾才至孟軻氏論
性猶以不能盡其才爲病蓋自孔門由求善政斯偃商善文學賜予善

言語各局偏長未幾大道雖雍之居敬騫之孝猶不與傳道焉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士猶以稱宗黨者為次古學為己而君子猶疾沒世不稱名名非有關于人之謂謂名教所恃以有立者蓋古今之通義文獻之與世為楷者也斯殆至道流形之妙幾德之為德而裁成之為才其立之教為名是以善務學者日孳孳罔暇逸焉雖在大聖人猶云發憤忘食好古敏以求之況其下者乎後世才德離而三立分世儒矯偏之說若以為繇心應務亡假問學傳者復消其指至謂士可無讀古書雖文辭並屬玩物嗟乎君子博學于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士非患博學也患其徒多學而識也何也博者心精其義多而識者襲其辭又苦猥瑣也士非患文也患其文不適用也子曰公旦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此病為才使者也非病才也且夫化機活潑人心靡感不應卽使士不讀古昔孳孳務學適世用將遂繆悠未彌而後為愉快乎世之

談理學者其意見常與文士相左余以爲局偏長岐素業以言予失道
則均爲樂清侯二谷公今諸先生中負才名者也其所著讀書記炳然
大義數十大都闡發微言剖析疑義要之咸澤于道故其爲文若詩雖
鉤左馬之元采選騷之雋然皆濊思淵默自運樞機其匠意藏而其醜
物遁肖其指屬其辭工其鋒淬而不露斯藝苑之翹翹者也端可謂博
雅君子矣余久服高閣廢絲昭灑比公以行部訪余戍所一見歡若平
生遂辱以集屬校余固謝不敏公且欣然屢誘掖之也已復貽書曰方
今朋友泛應靡假繩削鄙心悵悵如瞽不忌覩嗟乎公所爲虛衷若此
其殆不爲才使者與閩公少敦孝行尤雅好潔脩所至咸有聲績可紀
今其文適世用又若此行且竭其才當軸斷斷爲時重哉如公者其非
鶩虛譚局局拾瀋者流審矣曾公轉轄汴藩復以書見屬而余慚蓺尺
伍道陋且長亾綠請益重虛長者教命儔傅不倫之辭誠知無當公集

特有概虖兼貲假之拙臆就正云爾安得更從公上下其議論追聖哲之模考皇王之略折衷今古人才稱一快焉雖然斯特爲公經世者設也余且將繆悠木强以逃矣一道光樂清縣志十明刊本無

殷從儉序余始通籍時聞樂清二谷先生侯公以文雄兩浙騰譽縉紳間余私識之既逡巡郎署出僉粵東閫公嘗先余參藩甘棠遺愛尚係父老之思余又私識之未幾得告家居公適奉命總憲吾粵下車之初慨然以澄清自許斤斤其明赫赫其令振法紀以繩宗人一時豪貴斂手避之吏戢民慄境內粗寧則歎曰公其神明之吏乎久之公不謂余駑拙屢顧敝廬間示以所刻集余受而讀之恍然自失夫自風雅而降世以詩鳴者何限自秦漢而下世以文稱者何限大都騁浮豔肆雕鏤求其讀之于口而犂然當心者蓋不數數也今讀公之詩率陶寫性靈清勁古雅鏗鏘可玩如張咸韶於洞庭之野聽者樂而忘倦焉讀公之

文淵涵閎窺視先秦兩漢靡少軒輊而風致過之如太阿在匣不露鋒鍔隱然射人焉則又歎曰公其名世之才乎嗚呼韓富不見於文章劉柳無稱於功業二者兼得自古難之迺今於公覩其盛行將翊贊皇猷爲時鉅棟功業之書於司勲紀在太常者余無容贅矣第讀公之集竊窺公之蘊殆非無本者聞公年甫十三即上書白先大夫按察公之冤爲家宰唐公所器重名由此起及壯掇巍科歷中外皭然冰蘗之操一介不苟取與輿人誦焉謂公古豪傑非耶昌黎子有言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公既砥礪名節不隨時低昂迺區區字句之工與操觚染翰者角疵醇哉顧襟臆所存眞得失淩霄越俗之趣而以摛以邐其采澤自有不可祕者是集也謂不足窺公有本之學且徵昭代人文之盛矣乎余愧不文因讀其集姑敘生平嚮往之意云 道光梁清縣志十一

、明刊本集

王世貞中順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二谷侯公墓表所著詩文集爲卷凡二十舉子業亡皆時所珍惜稱詩必建安天寶文必匠西京昌黎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十六

茅坤江西左布政使司二谷侯先生墓誌銘所著詩文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其若干什晁太史瑮嘗序而傳之以行於世鹿門文集二十四

甌中紀遊侯方伯一元少負奇質學復廣涉文筆倣古詩格翩翩諸體具稱蓋至是吾郡文知有漢詩知有選有盛唐實此君爲之前茅所著有二谷山人集厥弟一麐紬繹餘緒亦自斐然　侯二谷前不逮李何後不交七子師古獨運迴絕流輩一代之傑也公爲人謙抑獨於藝林無所推讓似於楊用修折節升菴集詩曰展卷紛詰奇子雲定不死行行窮副墨好去人疑始又送人之滇曰滇南流寓不堪聞寂寞邊陲老子雲君到定知頻倒屣爲傳芭也好玄文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少谷集十六卷侯一元撰府志作二谷集二十卷又有大名稿家園稿近稿二十冊乾隆閒郡守李琬重訂梓行

案余家所藏二谷集凡三本一爲二谷山人集十冊一爲詩集四冊一爲近稿六冊皆明刻本近稿後別箸錄二谷山人集首有目錄各體類編不分卷帙以冊而所存舊印標目推之盍二谷手定卽爲十冊首冊爲緱山侯氏譜二冊爲賦及記碑三四五三冊並爲序六冊爲書疏襍箸頌贊七八兩冊爲讀書記十卷儒家別箸錄九冊爲誌誄祭文十冊爲四六其文篇自爲葉各體之中又復襍出集名以十幹爲次甲爲南署集皆二谷嘉靖戊戌登進士補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時作乙爲越吟集亦在南京時所作丙爲素琴集二谷丁父憂歸里時所作丁爲鴈蕩集除喪後在里中所作戊爲武林集除喪時調選至省復移疾歸時作己爲天台集庚爲閒居集辛爲適園集皆在里中所作壬爲北征集癸爲懷

舊集皆爲遷得南京刑部郎中時作又別有嶺南集爲子爲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時作天雄集爲丑以遷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時作則以十二支爲次惟無寅以下蓋初刻本分各集後因篇目猥多涉於繁碎復改爲分體揔合排次而版刻既定難乎修改故雖已彙編仍存舊題也詩集四冊板式與文集同亦分十集惟無嶺南天雄二集各集皆分體編次首古詩次律詩次絕句乃未經合編之本余所藏本每集絕句並缺非完帙也據文集俟四谷敘詩文並舉則原本詩文本相附屬今所見文集乃佚其詩耳至此集刊於何時原敘未載據俟四谷敘稱二谷爲比部先生似當爲二谷官刑部時所刻然嶺南天雄兩集所收文兼載外補以後之作則此本編定當又在四谷作敘之後歿近稿八束晁春陵書云以暇日令子弟悉蒐舊草爲十四帙詩六文八間有觸時吳發缺而勿存是書自

注嘉靖丁巳作而此集天雄集北虢歲考錄敘𠕋五即丁巳在大名時所作則此冊疑即是時槧本然彼書云詩六文八今所見詩非完帙不足論而文則篇目完具實爲十冊與彼又異是否一刻與能明也二谷文章爾雅眞率之中時露奇崛雖體格未高而終無俗語其詩朱竹垞亦推其有眞趣此集蔡白石郎署集敘𠕋三謂古文渾樸雅厚條鬯各適語態而有餘聲聞者名士刻意古文句摹字擬久之無所得稍稍厭去則更爲末世枝葉又論詩謂今人因有爲六朝者皆得其似而遺其眞吾知其不能爲唐矣其持論最爲精覈蓋明自嘉隆以降李何王李壇坫代興復古之論流爲摹擬擩之者又復肆爲野言破度而敗律二谷能爲此論宜其不隨波而靡矣

又案二谷集本甚多諸目各就所見本著錄故多齟齬不合遂

志府志經籍門所載二谷集卷數與王元美所作墓表合然與所見明槧不知異同若何茅鹿門所作墓誌稱二谷詩文晁瑮舊敘而傳之然明槧亦無晁敘不知茅所言又指何本也二谷山人集侯四谷敘稱有洪許二敘今本亦未見至少谷集十六卷見於焦氏經籍志其著錄最先然二谷近稿五卷見舉人擴誌云兒名化邦以父二谷山人也因私號少谷云是少谷乃二谷子化邦之別號不應自以題集焦志鈔刻各本譌誤甚多疑不足據惟明志黃目所載並同疑以傳疑姑並存之至南署越吟等十二集雖明本標題閒出而既已彙編爲全集則毋庸分著其目謹坿識於此

大名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家園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二谷山人近稿

十卷

存 遜學齋藏 明刊本

序曰余小子不敏蓋晚而知多言之弊也學不加益而言則日滋憶在河魏時有帙八在西江有四在家園有二茲又有六（案此集十卷而曰六帙者蓋以冊計）之何多也悔之矣而復存之何居則余有畏於天也有慚於人也蓋余以人之有言也猶眾竅也氣至而鳴鳴而有善不善皆天也易曰脩辭立其誠故贈處則欲有裨也記誌則欲有垂也論著則欲有明也箴頌則欲不渝也書問則欲有喻也詩歌則欲有風有刺也皆誠之著而天之爲也今夫雝雝喈喈之與趯趯嚶嚶也奚啻霄壤哉而均之天之所與也各得焉而已矣若揣摩以爲觭膌采穀以眩奇絕命以抵巇滑稽

以解頤是以天聰明爲綸餌矛刃俳優也斯文之厄而天之澑也夫㪚
帚遺豕旣以自多役智無涯又以自少皆吾之所不敢也故兢也畏而
存之且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過則彰之莫如言焉故曰言心聲也古之
觀人自觀皆是物也春秋之彥賦古詩猶可以明志矧其自爲者乎葢
良玉表瑕以受錯維摩示疾以全性俞扁聆聲而進藥藥進則病去而
聲諧孰與護疾滅身哉是以孔門思益友孟孫貴惡石是余所蘄於人
者也雖然余誠願得夫匠石氏之斤總此二十章之斷而斵之去其靑
黃以歸于朴郎三語可杏嗟而一言可升堂矣嗚呼是余之志也庸題
其端以須我友時萬麻九年六月之朔東嘉侯一元

靜志居詩話二谷詩雖率易然有眞趣明詩綜四十五

案二谷近稿爲晚年手定之本凡文八卷詩二卷自敘題萬麻
九年辛巳然以文尾所記年月覈之尙有萬麻壬午癸未甲申

諸作益刻成後又有增補也集內詩文較之少作漸趨質樸平議亦多精邃如尚書論疑古文之僞近稿四足與梅鷟考異並傳襍箸六十八條卷四多講學語益以補讀書記之遺其東茅鹿門書卷七云年衰氣減百事灰心乃更追思道術甘作一腐儒以老願今終南之徑乃有取捷於講學者此則賤子所掩耳而不忍聞也其持論如此足覘其所養矣

又案二谷自敘云在河魏有帙八在西江有四近稿八東芳洲洪公書云舊稿八帙曾巳奉寄江右四帙雖再讀上即指此二稿在家園有二河魏八帙疑即大名稿嘉靖丁巳東泉春陵書云詩六文入此云有帙八疑偶不數詩也家園二帙即家園稿惟西江所刻不知名何稿府志經籍門載大名家園近稿共二十冊與自敘所述帙數合不數西江四帙樂清縣志謂乾隆閒太守李琬重訂刊行然今未見其本不知猶三稿原帙否也

侯氏一磨龍門集

二十卷 文瑞樓書目九○千頃堂書目二十四無卷數

未見

侯一元序夫士豈不在文與行哉而文有奇峭有平易行亦如之兩者皆性也其始有近有不近從所近而習之其究也不能相爲猶之追琢金錫圭璧也非周文衞武其孰能兩體而兼稱之哉余早歲則嘗有志於是晩而無成然余有所歆豔而不能者二焉而余弟舜昭則皆非之非其性近歟葢余以文莫若西京西京莫若遷而固其次也余覽班馬異同固猶驥也遷則天馬矣殫十駕之勤亦至固而止矣而弟獨好遷所爲酷似知文者往往目之太史公故余雖比歲矢不爲文有不得已輒以屬弟弟亦輒依太史公一也士節至東京而峻徐孺非力不食閔周飲水而已余非不慕之也而常浮沈市里以爲人道委蛇而可矣而

弟則堅持之其居貧不受絲粟於人而於寒餓顧時有解推敝衣穿屨攻苦茹淡而其貌日腴其詩日平非其有得然哉二也然則爲士若弟者可矣雖然可以爲難矣夫文武一家行有轍迹不可以語大六經語孟弟之師也周文衛武士之的也文在是行亦在是吾老矣弟其勖之哉弟其勖之哉讀龍門集因序以進之二谷山人近稿一

明詩綜四十五侯一麐字舜昭一元弟有龍門集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七終

紹興陶念欽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八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康氏從理二鴈山人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未見

俟一元序二鴈山人集者詩人康君之所箸也葢鴈蕩山者吾溫名山也而南復有一鴈蕩競爽離立而君乃生其間庸詎偶然哉余早歲則識君余弟舜昭所雖知其長者未知其詩也已君比遊盡友當世豪俊則詩名大起而同里參知王君者尤知君君詩所稱舉火家貧恃晏君者是也君之遊雖多公卿隆隆乎而其貧乃如故不累其守也所傾葢

輒膠漆賓館有魚而常越吟思歸不忘故也已而竟歸棲永嘉山水間
而其詩益精每一篇出詩人爭傳之咸品君第一人方爲君多之而君
乃以疾卒年五十八矣士友旣甚痛君將求君於千載會有吳中曹君
者詩人巨擘也正來求君後之僅數日乃哀哭君而遂删定其詩爲若
干卷總若干首而君之外兄少尹王君者亦詩人也相與勠力君不朽
之事寧有遺憾乎哉吾知君之目固瞑矣瞑矣序曰君之詩高者乃優
入盛唐閫域下者亦夐出流輩是其傳無疑也乃余因君詩而上下於
古今詩人之際大率其自爲言也常合其爲人言也常離三百篇漢魏
皆自爲言者也六朝侈靡則爲人之歆豔之也唐以取士士無不爲詩
而詩亦多爲律者則以人之富貴之也葢兩者參半焉而工拙始分矣
君生于休明其取士以經義不以詩而君乃癖詩無祿利之望以詩貧
人人輒譏歸之無不願爲君役者而君乃不以牟利竟以窮終其身故

君之於詩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快意當前其孰不爲工而工亦安取人憐哉然則詩之本君得之矣則宜其絕衆流而躋於岸也夫所謂永君於千載者非名耶名儒者不近也雖二氏之學亦無名欲顧君子之所以能相傲天壤者獨心焉耳故讀君之詩則知君固窮之心與諸君子斷金如蘭之心是爲序時萬曆辛巳孟秋旣望二谷山人近稿一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康從理二鴈山人集字裕卿永嘉人任俠能詩與曹子念爲从友子念刻其遺詩

胡應麟詩藪　康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閎壯豪麗翩翩布衣之雄爲人爽朗俠烈片言可寄死生兩瑯琊皆酷重之今尤不易得也

甌中紀逸康山人從理字裕卿遨遊兩都聲名藉甚所著二鴈集上獵三唐求窺六代故酬應頗上寄興甚淺其人負俠任眞雖名動公卿而家徒四壁故足重也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靜志居詩話裕卿任俠談兵間關戎幕劉將軍子高建纛毘陵病革裕卿馳赴與訣經紀其喪扶其柩至武陵遠近皆義之居燕偕黎惟敬輩游西山其倡和詩僅存餘多散佚太倉曹子念收而刻之明詩綜四十九

索曉山康處士從理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曹子念名昌先一字以新太倉人王世貞甥著有快然閣集十卷見明詩綜六十三及千頃堂書目二十四其所刊裕卿詩今未見傳本

王氏失名晚翠軒稿二谷山人近稿二

佚

佚一元序外史氏曰夫詩其難言哉其有分於道也猶之耳目鼻口皆心之遂也猶之戚之呻而適之笑也有所以然昧者爲之則或至於嘔心擢肝而不已長吉玉樓知其非正命也已吾郡之詩當以華白山人

爲冠其在吳者有王大夫序矣已而蒲工又彌多爰有玆集焉余非知玉者烏能辨其孚尹肉好哉葢山人嘗爲余言童子鳴之善詩也一日持是稿及童詩視余良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顧山人高潔亦類童童沒而吳之君子有傳其詩者故可貴也今吾郡知山人者衆矣勤校讐而樂出鋟者誰哉毋令吳之君子郭公我也雖窶願貟弩以先之是爲序詩萬厤癸未七月下澣二谷山人近稿二

案晚翠軒稿舊府縣志未箸錄二谷作序亦不言其姓名惟二谷近稿九有和王華白菊花詩二首知其姓王然其名終無可

攷

金氏𥳑文峯集目二十三千頃堂書

佚

非非稿目二十三千頃堂書

佚

案文峯金通判翮道光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淸縣志介節

傳並有傳

王氏叔果半山藏藁

二十卷明史藝文志四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未見

茅坤序余同年廣東觀察王公德敷稱從兄西華並暘谷風神藻雅嘗

於晉之王逸少唐之白香山無以異者余竊嚮往之數獲締交云已而

西華先生沒其子薄國使君光蘊道使函先生詩文藁二十卷屬余序

余再拜稽首而誦之風言曰大較先生澹宕不羣故其發爲詩歌文章

之什雖第進士転寃仕路而其心固已洽然遊於丹山綠水紫芝瑤草

之間古所稱物外司馬是也其所首可考見者半山賦賦之所次湛天

池浴日月羅巖岫珍泉石與夫盤桓謝眺淸嘯孫登卽其中所醞釀處故其珥筆抽毫所觸燦然戛金石掉雲霞鏗黃鐘鳴大呂令人讀之若將入少室終南之宮而與甪里綺季相與揖讓其閒他雜箸上下兩卷尤爲卓犖倜儻可謂碣石蓬島之籧而與世之游氛浮埃杳不相及嗟乎茲固當與日月俱遠傳之無斁者已是爲序

湯賓尹序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月刓刻筋力精已耗矣遑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下者嘗寡聞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閒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富貴所自有矣宮廬服與食飲聲色之奉皆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歟旣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

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之才美詞華剽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措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為人所窺諂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為詩若文大要惟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代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稿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為之工乃不能不為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殆不盡祕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為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牛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

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遲造物而詒後人也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子光緒跋光中嶽公潛心嗜學不以寢食廢林居長年日惟研析經傳旁及諸史閒端札記類以赫蹏積之累帙矣所爲詩若文出於酬應紀遇投稾篋中未集也孤閒請錄公曰方今作者如林藻潔侘於海內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哉孺子且休矣藉令假我歲月得於山中理故業或稍稍次而藏之可也卒卒未得閒而公謝世孤發遺篋視之泫然不能讀既而戚然思曰前藁存者多補綴且脫落久之能無逸乎深以棚乃手抄得賦二首詩六百四十首按歲編不爲類文二百首次以類合之凡二十卷公家食時嘗讀書半山迨歸老日從燕想恭聚精遊神於茲山也集成將歸之山中藏室因題曰半山藏稾夫韋公之經傳於

玄成楊氏之學世於長孺孤蹇淺寡昧愧紹家聞感竹素之存而抱蓼莪之慟何忍於校錄哉惟公學行不詭先民藉手是編以之丐言於名家庶以識蘐牘而圖不朽云爾若違公夙命而以示人則孤之罪也夫

孤之罪也夫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孫氏 昭 西行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三作西行稿無卷數二十四重出作西行集二卷今從之

二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斗城集

佚

案斗城孫御史昭萬歷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黃氏 一鶚 鐫茗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佚

佚一元序編茲集若干卷南華黃子之所製也黃子自其爲諸生時即以詩翰擅名吾郡已迺用明經擢第爲分江西以儒飾吏詩故不廢也頃之謝事歸益昌其詩又雅好奕則日與其里之詩人奕者爲橘中之會既會而不詩故其詩益多且黃子自少鵲起從鼓篋擢桂牽絲解組名與實馳桴答景隨人之以詩翰來請者踵相接黃子酬之無倦色其爲人鎮而實其屬意專確而縝密其爲詩也類其爲人六義駢列綺語闢發意在詞先不爲虛綴余嘗評其詩如入岐豳之墟所見皆蠶絲玉粒又如陟崑丘遊瑣圃步步蹠寶而希世之寶往往而有余目方熒之應接不暇而黃子顧撝其謙俾差擇之詩不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辭謝不獲則爲敘而傳之曰余迺於今黃子之詩而益徵夫道術之一也夫人不能無思不能無言時則言之精者也古之聚以詩賦則言揚

也自變而經義以來士處以詩賦妨工常輟不爲而號詩者卽往往荒於舉業蓋二業相詘久矣至黃子而兼爲之然黃子卒不廢其明經擢第爲吏而政擧焉莫合劇也類以牘牒辦治否耳何暇及詩而黃子居官時時嘯咏習池峴山之風黃子優爲之而亦不廢爲良吏宦成來歸則或寄於氣忘於志黃子內則灌園樹藝外則應事酬物暇則飮博歡呼夫左畫方而右畫圓人所不能也而黃子常兼能之何哉誠以其實也譬之水焉惟其實有是源也故激之則爲泉流之則爲川止之則爲沼滙之則爲澤疏而引之則爲溝洫炎所不可哉故道一而已矣道術之裂也人自裂之詩之亡也人自亡之而詩道自若也是故觀於黃子之詩者觀其實焉可也 二谷山人近稿一

周天錫跋已丑之春鄕人有以殘書數種來易穀者而先生諸卷在焉蓋鈔本也已從錫搢中得先生編名集方知有刻本云今九月先生之

文孫卓知余采輯鄉先哲之遺逸者乃以先生藏稾見示蓋與余曩所得鈔本原一帙而兩分之第不知何緣散失耳卷中字法端楷塗乙改竄者再先輩用心精細如此因以歸之簡編如昨手澤猶新璧合珠聯似有神物擁護者黃氏子孫永寶哉辛丑十月華蕚樓集

東甌詩存二十王一鵬字文振號南華永嘉人嘉靖庚子舉人除武寧令

案南華知縣一鵬處士鍾子

王氏叔杲玉介園存稿千頃堂書目二十二作玉介園集明史藝文志四作玉介園稿今從錄本

二十卷明史藝文志四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闕永嘉王氏錄本

詩者緣情之物也三百篇尙矣漢魏而來作者林立人各其體吾獨取於陶韋則以其情之所之異耳彭澤不爲五斗折腰飄然引去蘇州解

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二公者並有糠粃世塵芥視六合之致即今抽黃對白之士與之分曹而奏雕龍繡虎亦自斐然乃若抒性眞而洩道要求一言之幾於二公曷可得也以觀於今之作者吾師暘谷王公其庶幾乎公自幼時舉於鄉即刻意詞賦不上南宮既久之乃成進士爲夏官郎二千石歷外臺參行省一日致其仕而去嘯咏於水石花竹之間意恬如也余少爲諸生以舉子業從公天雄郡齋見其一日之間三時酧應三時燕閒每坐晚香堂中蒔術澆竹嘯傲其傍或引三五童冠授經講業一咏一觴蕭然自遠以爲常旣遠去不久竟挂冠歸由是觀之公之用情因自加常人一等矣今觀其詩長言短韻殊其體行役林居殊其時乃淸曠閒適脫然於埃壒之外洩道要而抒性眞比于彭澤蘇州有過之無不及也語曰詩可以觀不其信歟雖然二公獨韻致勝耳功業無聞焉公守吾郡察吏安民興賢造士種種積效至今在

間閻之口其後於吳於閩治兵參藩所至有聲藉甚士林大業未竟人尚惜之于今相祥林壑行年八十猶有嬰兒之色具三立備五福有古今詞人所不敢望者何論陶韋乃益知公之所爲不朽大矣公有文若干卷淵源理學高雅如其詩并集之題曰玉介園存稿同門魏懋忠氏屬余校刻輒爲識其大都如此庶幾後之覽者得以論其世云萬曆己亥春仲門人李化龍謹序

暘谷先生以詩文起甌東若曰玉介園存稿則先生自命云先生庚午辛未間守吾郡其治行如漢良二千石載在口碑今廿餘年矣復獲讀先生存稿其詩興遠而逸調古而雅泉石花木居其大半卽懷鄉贈友諸篇亦渢渢乎招隱之高致崇德之彝訓也其爲文則尤根據體要雖應酬移檄之作罔不眞切正大使人讀之忘倦謂可比美歐蘇以視侈華而鬬浮者霄壤矣夫先生治行在郡行誼在鄉而詩文復如此三不

朽不全得之乎貞兄弟從先生久即智不足以知先生亦不知阿其所好因序而傳之門人魏允貞序

余弱齡好吟甫弱冠與兄姪輩讀書山中故多山中之作時方治經生業惟好景適興不暇求工也及壯游金陵與一時作者相賡咏始稍稍屬意故稿中惟金陵諸作稍可觀既濫仕籍宰邑治郡日與俗吏相對則又悉置去矣閒于游覽答贈輒復一作積數十年所存詩文稿成數帙治兵吳中時王長公元善爲序之欲余付梓余恐貽笑大方收之一篋置書室中甲午除夕值回祿倉皇不及持出悉付煨燼一僕少掌書記間以新草詩稿寄之家僕檢得之兒輩復纂寫成帙僅存十之二三曩余守魏博時與南樂魏氏諸昆投文字知今長君中丞撫晉陽以新刻詩草并中子詩見寄且索余遺稿曰子雲太玄可能付侯芭否余重違中丞雅意命兒曹錄寄覽之僅可覆醬瓿耳萬曆丙申秋日陽湖八

十老翁叔泉書

先參知公爲諸生時偕伯叔西華公讀書大羅山中討論之暇不廢咏歌洞壑探奇塤篪迭奏稍稍累成卷及成進士曆敭仕路者若干年而撰結日積始令吳中入爲武部郎出守魏博所至興學羣俊彥而躬課其藝文公餘則與客吟嘯忘其身之在官也及治兵三吳時牘檄旁午公左右籌畫綽有游刃時拉高勝之士品泉鬬茗命觴探韻江左傳爲美談無何以議漕事迕當路意遂飄然投傳歸公素志山水日惟徜徉華麗陽湖園墅閒與二三知契攬勝賦詩餘二十稔儴況不減疇昔葢公夙抱經濟畧恒不勝其高蹈沖夷之趣而意旨所屬率本之自得而歸也寔用故於文辭不事菁藻乃當代宗匠亦或許爲一家言萬曆歲不肖孤美懼其久而逸也乃次爲集詩以歲編文曰敘曰記曰傳曰尺牘曰志銘誄辭曰雜著類凡如干卷往乞弇山王先生爲之序因請公

欲鋟之公笑曰是予敝帚無足當作者盍已諸尋不戒盡付煨燼越六年公春秋八十有四矣不肖復從掌記檢收遺稿得十之四五復請于公公首頷曰無已則付之梓人以藏家塾可耳輯未成而公遘疾捐館賓客於乎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孤椎魯寡昧無足以光融光德書不云乎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則孤之罪也用是大懼乃于苫次茹哀校葺始就布棗敢歆淚敬書諸末簡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秋日不肖男光美百拜敬書

朱氏玉芸窗雜著 東甌詩存二十三

佚

東甌詩存二十三朱玉字必聘永嘉人嘉靖乙卯舉人任太平令有芸窗雜箸

案芸窗雜箸舊府縣志未載東甌詩存錄老秀才行一首注姜

氏隨筆永嘉朱必聘在謫時上官以老秀才見詘因感而賦姜

氏隨筆不知何書朱氏被謫事亦不可攷

朱氏體信　賓暘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朱舉人體信萬厤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張氏鳴鸞　宜陽四六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東越手東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張氏鳴鶴　鉤元集東甌詩存二十三○乾隆溫州志二十七鉤作鈞誤

佚

東甌詩存二十三張鳴鶴字仲臯純仲子嘉靖例貢任淇縣丞著有鉤

元集

朱子廷諡稾城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木氏 參 魯菴稿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鍾氏 以白 平素集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高氏 悅 梅軒稿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黃氏 穎 貧樂集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黃氏 汝玆 蘭室稿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曾氏謹潛鑿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項氏敏伉對竹軒漫稿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木叅鍾以白高悅黃顥黃汝紘曾謹項敏伉時代事蹟皆無攷其集並箸錄萬厯府志藝文門則其人當在王季宣前今姑彙錄於此以俟考定再爲排次

王氏光蘊大玉洞齋近草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作太玉洞齋稿今從大泌山房集一百四

十卷 大泌山房集一百四

佚

李維禎溫國郡丞王公墓表西華公卒公哀之毀廬墓不忍歸嘗以月

明孳宰樹放悲若見公然涕泣雨下左右皆爲沾襟歎而當哭有明月兮兒在此荷葉田田白石齒齒語人傳誦之於書涉獵極博詩宗盛唐大厤文則韓歐及本朝晉江江毘陵諸公所著太玉洞齋近草十卷藏於家集大泌山房一百四

葉氏世德拙齋稿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江右稿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案文谿葉長史世德萬厤溫州府志官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杜氏克遜秦游集

四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杜克遜歷陜西行太僕簿陞開城監正轉廣西雍城令卽浩然賦詩而歸有五畝桑麻陶令宅一犂春雨杜陵田之句所箸有秦游集四卷

案杜雍城克遜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婁氏恪青山集東甌詩存二十二

佚

東甌詩存二十二婁恪永嘉人嘉靖歲貢任太倉州訓導著有青山集

王氏應辰餉淡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正情集

三卷千頃堂書目二十六

未見

甌中紀逸王貢士所著正情集古樸雅素但邊幅稍窘諸名詩家甚重之門庭蕭寂有名士風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杜氏德基象岡樵隱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杜氏大年漁樵稿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杜處士大年德基弟乾隆平陽縣志義行傳有傳

王氏一夔浦東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二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一並題王一鵬誤今從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王知州一夔萬厤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邱氏一龍雨川詩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何白亞雨川先生傳雨川亞先生世爲沙園所百戸生有異質及長折節讀書一入目卽能成誦閒操筆爲詩歌輒立就而意氣激昂才力矯捷滚滚累數百言不竭及弱冠襲世官東吳定山袁公以部使者飭兵甌栝先生以裨校隸中堅聞先生能詩歌閒命奏一篇未嘗不灑然稱善也忌者或言先生使酒難近不使效一障之寄是以益拓落無所遇詩道日益昌閒有侘傺不平抑塞磊塊之氣壹以詩發之後洋山凌公秉憲駐東甌時先生尚從事注跗閒雅聞先生善詩公一日出祖他監司鹵簿駐江心寺四山積雪倒影空江如玉壺公登高命題限江字先

生卽矢口成篇以進頷聯有一天雪意雲連海兩岸梅花春渡江之句公擊節賞其奇譬更奏數篇瓌怪益甚先生將及耆乃以世職授長君先生久以旂牌官逐逐班行中心甚厭苦之乃白某觀察公請以兒代觀察未之許也先生請之堅觀察命題一律每句以八音一字冠諸首詩成方驗遂其志先生俄頃獻詩曰金風吹破舊園花石屋分泉自煮茶絲盡已知蠶欲老竹發還喜筍初芽匏瓜霜後終難繫土偶春深未足誇革故鼎新身合退木奴洲畔繫歸舷觀察歎賞久之乃聽解職後以老病終於家而世竟無知先生者其所著篇什亦散逸不存悲夫汲古堂集二十六

甌中紀逸衛千戶邱一龍號雨川工詩余猶愛其一天雪意雲連海兩岸梅花春渡江又踏破洞雲龍未覺坐移松照鶴歸遲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案雨川邱百戶一龍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案明史地理志五瑞安縣東南有沙園守禦千戶所雨川世爲沙園所百戶則當爲瑞安人平陽志人物傳載之誤

朱氏悅竹川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嘉慶瑞安縣志七嘉靖乙未歲貢朱悅長樂訓導性耿直優理學

彭氏時望江皋遺稿半山藏稿

佚

王叔杲跋江皋彭先生歿且三紀乃嗣茂才君捃輯其所遺詩文間出以示予讀之慨然曰先生蚤歲以文學擅場而所撰著乃僅僅止此豈散逸耶抑志在經濟不欲以藝名耶載稽先生明經起家授倅永平甫數月即引疾乞歸如太阿出匣未試剸割善鞘而藏之其於經濟又何適邪予待先生也晚嘗仰風猷參士論知其爲金玉君子也蓋先生內宣朗而外檢飭惟恐一置其身於玷闕故見幾勇退不俟終日其深衷殆未易測者然則經綸文采雖不盡著而本實既茂即枝葉又何算焉夫閱錦尺幅知爲美繪嘗鼎一臠識爲珍味先生篇什不多遺而藻思概見列雅馴有矩矱與其行符美而傳可必也茂才君能世其家論者

謂先生有子則志業所未竟維其肇之庶其述之矣半山藏稿

案彭通判時望道光樂清縣志循吏傳有傳

趙氏濮規東厓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二道光樂清縣志十一厓作崖

佚

案東厓趙教諭濮規萬厤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徐氏世鑣東山集萬厤溫州府志十二

佚

案東山徐歲貢世鑣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有傳

戴氏賞歸田稿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見聞襍箸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方氏召羅山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東甌詩存二十三方召字蕩雲樂清人嘉靖歲貢任萬年教諭

棨二谷山人近稿三有蕩雲小隱記云蕩雲先生方君家乎雁蕩山之下經明行修以貢上京師天子使教江右之萬年萬年之士化之無何棄去性尤癖學左圖右書口誦手鈔藩溷置筆夜分不輟雞伏生之九十明經衛公之耄期稱道無以加也二谷之述蕩雲如此葢亦嘉隆閒篤學老儒也

虞氏世暘方樓彙稿目二十六千頃堂書

佚

案虞處士世暘萬厤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王氏價撫松集目二十六千頃堂書

佚

案王卿賓價萬厤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屠氏希曾魁峯集目二十六千頃堂書

佚

案魁峯屠教授希曾萬厤溫州府志道光樂淸縣志義行傳並

有傳

陳氏彥生雨巖文稿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並作雨巖集

甌東私錄二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佚

項喬序平陽陳先生瀾及彥生乃弟子師王子揚公高弟也公平生少

許可嘗稱其兄弟謹嚴博雅異日當以春秋齊鳴既而皆困於命乃兄

分教無錫陞山東某學教諭謝病歸足跡不入城市予敬之愛之適乃

弟分敎漳州府庠而予以福建憲僉歸省遣子姪一經一言秀才至永嘉投書示予規切之義及予過昆陽乃子姪又迎予前倉搖動巖山下予觀其兄弟子姪父子間和氣流通情愛懇切視世之隔形骸而殄爾汝者不啻庭徑此可見其學問淵深矣既又見艮弼先生所爲文如測海集觀光錄居閒稿者平易雅淡類發其胸中自得之趣而所作舉子業猶能雅合體裁而不徒浮華世有以敎名官而試之舉業非臭腐不可聞卽窘塞不能句問之詩文益茫然不知所謂者多矣能如兩巖子種種出羣哉先遣其弟子馬蒼錫者求予爲之序予以視篆漳南不暇及也今及瓜而馬子復來請夫學先器識而後文藝可傳也陳子所宗得師而家學有素所謂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且馬生亦器識過人而明於理學者予又重違其請故爲類諸作總題之曰兩巖文稿而書此以弁其首云　鄙東私錄二

測海集甌東私錄二

佚

觀光錄甌東私錄二

佚

居閩稿甌東私錄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稿作集

佚

歸田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陳氏玨古山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蔡氏廣討集

二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文集四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蔡氏鳳松月山房遺稿東甌詩存二十五作蔡子鳳誤

佚

陳氏演卿效顰錄清潁一源集二

佚

清潁一源集二陳演卿字彥弼號撫松著有效顰錄

陳氏天復釋耕遺錄清潁一源集二

佚

清潁一源集二陳天復字孔備號樸齋方塘猶子案方塘陳鎰字所箸見二十一卷

有釋耕遺錄

劉氏懋功紫芝館集東甌詩存二十二

佚

愼江詩紀三邵少文曰劉揮使懋功字忠父恥列武弁寄悰藝苑才頗老蒼古體歌行矯勁有氣余嘗愛其一聯余慙談舊事人莫問初心乾隆溫州府志三十引甌中紀遊同

東甌詩存二十三劉懋功字忠父永嘉人箸有紫芝館集

案劉忠父與何丹邱白鹿詩社蓋武人而工詩者其事蹟他無可攷據汲古堂集十五有哭忠父詩其年當長於丹邱也

洪氏孝先雁池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鍾山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操舟稿東甌詩存二十四稿作集今從天一閣書目四之三

一卷天一閣書目四之三

未見

天一閣書目四之三操舟稿一卷刊本明東甌洪孝先著譙國曹昌先校

甲乙稿東甌詩存二十

佚

李維楨洪從周詩序不佞初舉進士則張文忠已爲少保方有登等之寵而獨永嘉山人洪從周自文忠官太史時相善分庭抗禮饒狂奴故態其時四明余丙仲沈肩吾兩人皆太史與從周倡和嚴重之而不佞以肩吾同館故得從從周遊從周出其詩視不佞不佞瞶瞶莫知其美也而其里人康裕卿者亦山人負意氣長安學士甚稱其詩不佞遊裕

卿較從周稍稔裕卿兄事山人莫敢雁行亡何從周還永嘉而不佞外補數年裕卿歿家落子復不振已文忠歿丙仲拜相至一品復歿又十餘年肩吾亦拜相不佞爲外吏二十餘年不調行年五十始衰而從周猶無恙也門人邾仲輿令永嘉屬問從周動定而從周里人後進方子謙何無咎兩山人者又以仲輿得交不佞談從周狀具悉從周故善詩其書畫復有聲潤筆賣賦金日多寡具日饒而齒最長故時五侯七貴之交宰木都拱而少年輩不能如裕卿事從周盡禮從周嘿嘿不自得顧屬子謙寄聲不佞爲序其詩曰不幸而先朝露後世讀李君敘者即洪生列傳也意良可悲已不佞既恨往者不能與從周論詩而從周自還山所箸詩益鮮少然其集中於文忠父子三致意焉文忠敗而門生故吏竄姓名絕往來甚者操戈入室而從周不爲諱丙仲雖歿肩吾顯庸未艾不附離以章聲價而崎嶔歷落可笑如不佞者乃汲汲欲得其

言爲重此從周之所爲度越時流也其不合於少年新進固宜從周詩大氐自見其志不必盡與今人古人合而不佞生平所見布衣剗屨之士以詩重縉紳閒退而筆耕舌織累千金產子孫修其業而息之而身且幾大耋受享無替如從周者罕矣因爲敘而俾予謙歸之使後之人繇詩以知其人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 大泌山房集二十一

案霍山洪處士孝先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箸操舟稿曹子念所校甬上范氏有藏本兵後不知存佚李本寧所作洪從周詩敘未箸集名不知卽操舟稿敘否也又東甌詩存二十載黃一鵬讀洪霍山甲乙稿有贈詩云識君英妙日一別十年餘歸路祇憑馬滄江欲老漁交情推白社詩思逼黃初惠我雲中集時賢判不如則霍山詩集又有甲乙稿之目今據補錄如右

王氏光美鴈山集

一卷

闕　永嘉王氏錄本

鴈山紀遊序永嘉山水率多名勝以王謝稱而鴈山則稱最勝云不佞將與白鹿社諸子訂遊王生季中謂不佞曰鄉丙戌歲業已偕何生遊甚奇且出所爲記眎不佞不佞卒業信鴈山之爲奇及偕劉生忠父何生無咎梁生進父遊而益奇季中之所爲文若詩也夫天下之物有與目遇者有與神遇者神與目兩相遇而遇始奇始吾讀季中文毋論氣吞雲物字挾烟霞而其磊落嶜碧崢谽巉如所稱天窗龍湫靈鷲五老及石梁靈峰諸洞恍若置之几席而成卧遊迨夫杖策捫蘿凭虛縱目則所應接不暇者悉爲王生涵濡毫楮間描寫殆盡按圖選勝若左券然命酒誦季中詩如片月千峯重雲萬壑初落眩冰玉半灑落蒼烟諸

語令人神飛卒難爲和詎不稱奇哉昔李供奉登太華謂恨不攜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乃吾得季中文若詩以佐勝游神與目遇目與神遇奇矣奇矣噫吁山水名勝游者不知何幾而能操觚染翰爲山靈重十不一二覯乃若肆力詞章耽情丘壑如右軍康樂並剖竹東嘉而曾不於此中一試跡焉則山靈之不遇也今鴈山得王生以張大其勝王生得鴈山以含咀其華此又兩相遇哉益奇甚矣予游亦有紀與劉何二生各得詩若干亦以是游爲生平一奇王生則其嚆矢也時萬厤己丑秋日武陵龍膺君善撰

湖上草

一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佚

何白序予（汲古堂集十三作余）友季中王君刊落游閒紈綺（汲古堂集作褰）之習而勝情

遠寄風藻遐騫豈不翩翩韶令名士哉汲古堂集有季中二字先大參公治別業
於陽湖湖光鼎淼雲物蕩潏此二句汲古堂集作當山溪之匯天空水闊松古雲寒季中暇則刺
艇菰蒲此二字汲古堂集作藕花蒲叢中沿洄於烟波沙嶼之際汲古堂集作隋左摩彝鼎右
披圖書焚香煮茗翛然人外望者疑之趙孟堅米元章汲古堂集作海嶽書畫
舫日吸其靈爽蔥蒨汲古堂集作清寒之氣汲古堂集作趣發爲觚翰合音赴節若抽
汲古堂集作繹儲孟諸人祕汲古堂集作遐思雋響也其取境傳情清暉映汲古堂集作暎發
又如攬華子罔輞水淪汲古堂集作漣漪與月上下濯濯挹人清沁膚骨汲古堂集
作清微毛髓余汲古堂集作予下同弱冠交季中時余豪於酒藉以銷汲古堂集作消其坎壈
侘傺此下汲古堂集有之氣二字酒酣汲古堂集作被酒耳熱仰天烏烏矢口放歌纚纚累
數十百年不得休季中亟規余汲古堂集作予曰子所不足非才也大而無當
往而不返汲古堂集作法於何有所謂屠龍不汲古堂集作無用不如履豨玉巵璺折盌
寶康瓠予益抑之以嚴於法乎恭其箸論若此汲古堂集作予其取法於古則古幾巳余

故此二字汲古堂集作予未嘗不心折其論每汲酒汲古堂集作陋酒酣又復汲古堂集作難汪汲古堂集作洗洋跳踉行意自若也今駸駸欲此字汲古堂集無過壯精銷識進汲古堂集作精氣銷亡每汲古堂集作聞一諷季中湖上詩汲古堂集作草未嘗不汲古堂集無此三字覺我形穢悔其少作比卜一廛渚浦山中去陽湖廛隔一衣帶時時以琴酒相過從靈爽幽勝竊與季中共之汲古堂集此三十四字在精氣銷亡句下又渚浦作東浦廛隔一衣帶作若衣帶文酒作琴酒靈爽幽勝作奇詭高勝之事竊作得倡余和女汲古堂集無此四字或可汲古堂集作今且從事矣汲古堂集無此字季中疇昔之規汲古堂集作言庶幾若裴迪自附右丞汲古堂集作中允取信來世不識季中爲我僂一指否季中篇什尚多茲湖上其一汲古堂集下有種字云萬歷壬寅社弟何白譔

松鶴齋草

一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二

闕永嘉王氏錄本

王子季中闢燕息之齋於居第之右方緗帙牙籤聯牀充棟幾與鄴侯埒齋畔古松數株白鶴一雙境寂趣幽脩然塵外得暇即展卷而呻吟焉倦則徙倚流盼盤桓於松陰鶴跡間意泊如也王子雅善詩詩凡若干卷題曰松鶴齋草持以視余且屬余序其端序曰心惟靈機竅爲聲詩夫聲從竅生有待而無待者也不觀之松與鶴乎夫松亭亭秀挺偃蹇扶疏大風撼之則波濤小風和之而笙竽夫鶴俛而飲啄蹁躚而舞引吭長鳴振林木而徹寥廓茲二物非善聲者哉其籟應乎天其響因乎性因應乍息響籟俱無吾知其然夫詩亦若是矣茲集長歌短詠大言小言雖種種不同大都和平澹雅發於天倪往往寫其自得之趣而淸曠絕俗蕭灑不羣泠然戛然之韻若霜晨月夕寒松老鶴互荅於谷空九皋之間豈二者爲之助耶夫王氏世多聞人先參知暘谷先生尤篤於著作趨庭之訓王子之所得深矣由斯以譚其學方益進其於詩

也蓋未止也歟時萬麻癸卯吳光翰慧甫撰

友聲草

一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闕永嘉王氏録林

夫山鄉丁丁寄幽情於伐木谷聲薇薇託芳草於掘蘭千秋班尹陶陶之詠纏綿九地范張款款之懷況至路隔山陂望白雲而停思目窮烟水覩落月以興悲異域傷離蘇李之詩競駕他鄉惜別元白之詠同聲友聲草者王季中與吳翁晉唱和之什也季中甌郡異材天藻發雁山之秀翁晉吳興俊物文瀾匯苕水之源高齋下榻同夢草於西堂勝地盍簪數揚舲於北渚發吹臺而懷古恍聽子晉之笙躡太王而采眞結想容成之室池上觀荷披香風而颯爽湖頭泛月坐空水以澄鮮或晤言齋閣流連桂隔蘭膏或隨喜名藍徙倚松寮竹院顧盼成篇競

才情於七步咄嗟得句騁捷給於八义季中則格律森和煦之以清曠

翁詩則聲華瀏亮濟之以沈雄妙矣同心之調如奏塤篪居然敵手之

碁無分主客勒石嶐巔則山靈爭寶沈碑水底則川后知珍者矣季中

家有湖山之勝臺榭甲於寰中胸藏琬琰之奇氣韻標於物外余也十

年夢寐託　牘而神交一旦參承脫形骸而心賞願保白駒之詠再賡

黃鳥之詩娑羅道人屠隆緯眞甫纂

遊燕草

一卷

永嘉王
闕氏錄本

舫齋草

一卷

永嘉王
闕氏錄本

季中王君刻所謂詩若干篇舫齋草其一也乃屬敘於不佞不佞爲足言詩則第請口夫齋奚以舫稱也季中君之言曰吾晨起窺牖而嘯據梧而唫環堵咫尺渺然有江湖萬里之想焉故句欄綺疏夫孰非雲颿蘭槳之適華榱藻井夫孰非烟汀霧與之觀時乎梁燕交舞則檣烏彩鷁之沈浮也時乎庭鶴相和則菱歌蓮唱之互答也俯檻猶之推篷步櫩擬於擊檝吾視地猶水視齋猶舫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余聞之渠軒而作曰有是哉茲殆所謂陸沈者耶不然何波及其居也徐取其詩讀之觸境而發會意而宣峨峨洋洋豈形象之所能拘而方隅之所能囿哉蓋季中君胸次瀟灑氣度恬夷世席豐腴時多暇裕故其爲詩盡洗去牢騷抑塞之態令聆之者齒欲粲而眉欲舒銳氣平而機心息夫固擊壤之遺響而滄浪之餘韻也且其寄跡於齋而寓言於舫庶幾哉　而游玄同之宇已或謂竺乾氏以山河大地盡屬泡影君豈習

聞其說耶若然則齋舫一微塵是草亦綺障耳余曰唯唯否否君不滯於齋不滯於舫而亦不滯於詩故其言曰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而已卽如來旨則蓮花貝葉之藏彼何獨不盡廢耶吾固知是草之當存也社友邵建章撰

白鹿社草

一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闕永嘉王氏錄本

赤城草

一卷

闕永嘉王氏錄本

今春三月予過永嘉爲姨母王夫人壽表兄季中驩然道故酒閒出所謂赤城草者見示蓋游天台鴈蕩兩山詩也兩山瑰奇秀異雄於寰宇

天台僅有與公一賦而鴈蕩紀載缺然卽康樂好奇嘗其出守永嘉伐
山翦　雖石門綠嶂小勝皆見諸標詠獨不能竟兩山之勝而收之屐
底而置之筆端他又何論今季中一游而兼兩山且皆有詩一何奇也
大都季中之詩才清而思幽格正而調雅居然不失輞川家法而閒得
儲韋之致且性耽泉石無游閒氣故其生平爲詩無所不工而於登臨
乃有獨致天名山與名士兩相待者也士非搜奇探勝無以消其胸中
嶔奇磊塊之氣山非奇篇數語無以寫其林巒洞壑奇詭拔異之狀今
域中豈乏名山乃霜蒙霧翳於荒榛斷莽爲樵靑牧豎所攀踐而不得
勝侶一品目亦豈乏名士塵心未冥才媒利祿酬獻則長臨眺則短不
然亦徒噪於飛觥騰爵而工爲蟀蛾挑𢌿調謔之語求其深情獨往盡
抉山靈之祕而山靈亦不惜抉其祕以畀其口吻如季中之於天台鴈
蕩者無幾也余時甫從燕歸篋中攜有北征草季中亦亟請觀第游於

酒人雖多悲歌慷慨蕭蕭易水之致而先世累仕多通好勢不能盡謝
纓弁車塵飄瞥目精尙翳覛季中之寓詠山水油然自足余有媿多矣
余將焚茲草矣萬厤甲辰吳興吳稼𤼵撰

趨庭草

一卷乾隆永寧縣志二十三

佚

曾氏志思蘐集道光樂清縣志九

佚

案曾處士志道光樂淸縣志孝友傳有傳經籍門載此書作曾
忞未知孰是

王氏維明偶然稿自序

未見

自序余初學時文不能工幸叨一第輒芻狗視之若古文則絕未嘗學也已而奔馳於外十餘年更置筆硯弗事迨壬辰丙申屢邅二八大故前後讀禮家居幾七年緣吾鄉寫縉紳文士偶有就予索贈言者則操筆一作或亦爲長牘爲箕辭爲雜說大都率意而談不蹈繩尺不務藻績每奏成一篇其稿或存或毀不復省己亥夏奉命守姑孰束裝戒行於倣篋中見存稿百餘篇汗漫殘缺艱於收拾乃擇其稍工者得十之四五念係一時神情所注不能舍遂載入行李暇時出與堉戴生共覽戴生因請曰斯稿工弗工曙雲弗敢言然析理揆事頗多中窾且直抒胸臆無少回護雕琢之態觀斯稿亦足以見志矣盍付之剞劂貽諸同志以資商搉不亦可乎余始弗許既而笑謂曰當世作者握珠抱璞固不乏人然災木覆瓿亦不少矣苟可用以就正吾黨必藏拙於是仍汰其無當事理者十之三四僅得如干首梓焉以其偶然作之偶然存之

而偶然梓之也題曰偶然稿永嘉王氏錄本

陳氏鳴鳳鍾吾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佚

荊溪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隆慶歲貢陳鳴鳳荊溪教授博學力行卓犖負氣節好獎掖寒士富於著述有鍾吾荊溪諸集

東甌詩存二十三陳鳴鳳號觀溟嘉靖歲貢授荊溪教授著有鍾吾荊溪等集

虞氏書紫山文稿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紫山吟稿東甌詩存二十四

佚

東甌詩存二十四虞書字師中瑞安人隆慶歲貢任淮安經歷著有紫山吟稿

嘉慶瑞安縣志十隆慶丁卯恩貢虞書發源丞轉淮安衛經歷

案紫山虞經歷書環菴處士原璩礽孫環菴遺稿即其所輯林侑春跋稱其以直道左遷淮南參軍積學富文尤善吟咏其他事蹟無可攷

吳氏朝鍵鷗谿集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吳朝鍵舊府縣志無攷以樂清吳氏聯名行第推之葢蔡毅公綸曾孫行參議朝鳳諸昆弟也 章朝鳳復姓吳氏詳八卷進思錄

陳氏挺筠川類稿 清頴一源集二

蔡氏立身星山遜叟文集

佚

八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邵氏倬雲屏樓詩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佚

東甌詩存二十五邵倬字必明永嘉人萬歷丙子舉人任金鄉教諭以子建策贈工部主事

侯氏傳孫草茹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侯君霖詩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侯君霖詩集舊府縣志經籍門與侯君霖疏草並題侯應賓撰誤也辯詳卷八侯君霖疏草下

劉氏康社

識匡齋文集目二十六千頃堂書

佚

案劉布政康社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文苑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劉氏康社

劉幼安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劉處士康社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張氏天麟

松臺山房集目二十七千頃堂書

佚

案松臺張巡撫天麟乾隆溫州府志名臣傳乾隆永嘉縣志仕

續傳並有傳

王氏瑞枏集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佚

李光春序夫士之能振當時垂後世者莫不由乎其識而濟之以才全之以節平居有深沈貞毅之守臨事有燭幾應變之能此葢氣運之所鍾豈特一鄉一國之光已哉吾甌代產偉人若宋若元誌於乘者彬彬矣至明而指葢不勝屈理學節義功業文章嶙峋接踵最後而太僕王公以起公之前顯於宋者若儒志先生倡理學於能濂洛之先從祀聖廟與天壤不敝遞傳而上柱國諱聖修撰諱益大理宗朝上平寇十策亦既烜煌前史有諱淵者登明洪武三年進士亦以理學著公生爲霞岡公諱約之子世修令德當篤降之始霞岡公已有厥祥取名瑞枏負英姿爲秀才時輒以天下自任天啟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初授江

南蘇州司李吳爲十四郡首最難理賦重役煩奸富者射其徭賦於平民貴戚家之黠奴狎客素爲民病俗好訟譸張不可究詰公至有要津弟不法如法治之由是勢豪咸慴服會有漕兌之役部使鹽稅藉手於公以觀成公廉正率下漕卒毋得厲里民里民不致稽漕兌歲省無名費三萬由是漕里皆感服漕院勒其法於石以永爲令尋吳淞悍卒數萬脫巾大譁當事者難之公匹馬往諭遂散去由是才略遠振漕操撫各院皆委重焉司李雖專刑名而錢穀諸務鮮不藉其稽核有重牘及他郡疑難事悉屬之案牘集公發無留行且於讞決暇輒課士拔其尤如蔣棻時敏歸啟先宋學洙丁卯分闈取士如張士楚陶開虞張來華廷獻一時名彥多出其門理吳五載臺剡數十薦爲忌者銜投劾歸吳之人攀轅號泣如失怙翙去思祠未久而朝廷聞其賢起公理河間公一以理吳者理瀛期年擢水部尋調武選上疏陳集民心任賢良勤政

事選將才練營伍修屯田厲甲兵嚴紀律儲芻糧募士著等十一事轉聯方郎凡關塞之堅瑕士馬之强弱將吏之能否皆熟籌深計以贊大司馬之政一一有所建明至崇禎十年楚地告急以公備兵鄖襄時張獻忠猖獗公募兵繕餉誓必殲賊賊屯穀城乞撫公力言於理院熊文燦謂撫之權惟我操則可不宜委其權於賊賊以撫愚我我豈可以撫自愚所言皆洞中幾宜熊恚以公撓撫局公儼然曰非撓撫實濟撫也方今楚師左良玉能辦賊而南漳賈一選光化周士鳳合之四面分防盡勍旅頓兵於穀之近郊示之以能剿之勢賊懼而降然後心折不敢貳若倉卒受撫盡鄖襄皆賊藪民安所容將何以善其後熊不從公預恐事機一失必至鴟張乃復陳從征歸農解散三策又不從公頓足曰天下事可知矣適公以太夫人計徒跣歸中途猶上兩院牘惓惓謂獻賊過處心腹急宜隄防嗟嗟當事者不能從公於其事之日尚肯從公

於謝事之後哉公歸未半載而獻忠叛矣鄖襄破矣全楚危矣公之言不幸而應矣唐明皇早能從張曲江之說奚至有天寶之亂哉公居廬不忘國步甲申聞變金陵擁立以公聲震二楚擬推楚節鉞公力辭授冏寺少卿及唐魯二藩立召以原官課浙東事例公曰此時遑問事例惟盡我涓埃效西山木石耳迨明亡丁亥孟春上元日公生辰先期囑家人治酒集親朋整冠裳望闕拜畢辭家廟舉觴酬諸賓已而入內命二嗣君款客少頃不出亟排闥進公顏色如生蓋已解所佩尺組自盡矣公二子俱負才名長家琦飲泣苫塊間無何而卒次家琛放浪屏跡以詩詞窮卒齎志以歿今讀公茲集其所以籌軍國之大計慮變於幾先者洵乎識之至深而濟之以才全之以節也然則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非區區此序之所悉也夫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巡襄存牘 甸菴集選

佚

李象坤序嗟夫予讀王太僕巡襄存牘不禁廢書三嘆也天降喪亂因降戡亂之才使人地相值弭患消災宜矣乃故弗遂其用扼掣糾軋若僅以深其悲憤癡憂之志亦獨何哉後之人手其遺編幾致憾於造物之不仁而委之於氣數乃其當日戡亂之才之志亦昭然可指則其人原不虛生也生當末造所以見其才者不過如是耳武侯不以綿竹之潰咎漢鼎之自我而淪信國不以厓山之沈憾宋室之及身而滅譬諸欲曙而燦長庚當霜而榮梅蕚偏以甚其孤夐皎冽之槩於兩大閒猗歟盛已公以崇禎丙子繇樞曹出領荊襄兵備時獻賊方創於左鎮奔穀城乞撫當事主其議公獨陳賊應剿與可剿狀邊憤兵八千駐襄號生力軍公趣戰甚力弗聽公曰今撫之易耳顧渠於諸賊中推最黠倘剏而附人猶之飢鷹斷非羈縶閑物失此不剿後必有欲剿不可得者

毋謂某言之既語急至喘指以請卒不聽乃條解散從征歸農三款議析其衆移鄖西臏蔣地悉格不行公乃率所屬繕城守禦士卒練鄉屯嚴保甲晝夜嚴防蓋逆知獻之必變未幾奉太夫人諱歸不數月荆襄告陷矣夫域中大勢北則關隴南則襄樊其扼要如人之項脊晉之滅吳也浮漢江而下德祐幼主亦失襄樊而國覆公以獻之就撫於襄其殪之則天以獻授我也否則且以襄資獻故旁皇激烈大聲疾呼詳譬曲喻而總無救於聾瞶卒之獻陷荆襄而闖亦控關隴天降二孽於南北之二旣而明之鐘簴移矣嗟乎誰實爲之乎公之殉國大節炳若星嶽而襄中力排撫獻一事僅見於遺聞編中因從嗣君繙其遺牘稍加詮次以語諸後與日讀是編者豈僅想像公執持之槩而湘南一段信史亦差備於此矣匊菴集選

案王少卿瑞枏明史二百七十六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

志乾隆永嘉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周氏文穎尋樂齋集東甌詩存二十六

佚

林氏增志玉署初編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案法幢林詹事增志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周氏應期二東小草千頃堂書目二十六○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草作稿

佚

李氏維樾督漕行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獨峯倡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倡作唱

佚

陳氏堯言留垣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作留垣諫草

佚

案陳參議留省焚餘卷八詔令奏議類已著錄留垣草通志作留垣諫草乾隆溫州府志名臣傳又作焚餘草疑留垣草與留省焚餘本係一書記載偶異耳然通志經籍門亦以留省焚餘及留垣諫草並收今姑仍之

溫州經籍志卷之二十八終

嘉興嚴景商校